# 三才廣志

兵捷

紀功

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穆天子傳天子五日觀于舂山之上乃為名跡為垂圖之上以詔後世注勒石名功德天子爰於弇山乃紀其迹于弇山之石日西王母之山文心彫龍周穆紀迹於弇山之石

秦嶧山刻石大事記云刻石頌於此後漢郡國志魯國注有嶧山秦始皇刻石焉

瑯邪臺刻石日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猶刻金石自紀恩按此秦以前以有刻石

之罘刻石會稽石刻

魯林鐘銘功晉景鐘銘勳

帝赫斯怒王師在征　寰海鏡清方隅砥平

兵動若神謀不再計　剪豺狼如拉朽掃攙

槍如拾芥 㩳槍旬始竹破无解 皇風

用宣邊草糜偃 震戎疊穮 雲行電邁

谷靜山空 箭下聊城兇封函谷 象湑

通關龍沙閈侯 神兵電掃 風沙自歸

渭橋孤滕 戈船汎月劍騎橫霜 亦羽

交而三軍風生 金鼓鳴而萬夫氣作 禡蚩

右誓鈞陳 誓如雷電功在滴刻 涉龜

沙莫鳥壘 鵰轂文茵鉤膺鞶革 朝至

莫捷 班馬蕭蕭歸旌奕霏 解甲倒戈

氷消葉散 卓行深入致果忘身 以律

則藏在和而克 動惟鷹揚靜則山立

鼓之則震旆之則畏

狼懸㩳心 滄波灌螢巨華拉殘

挽天抓建神矛　　　　　　　　　　　　　　　　　　　　　　　秉破竹順轉圖

漢封狼居胥山

霍去病傳元狩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漢千餘人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及四將軍出定襄青至幕北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衛而縱五十騎往當匈奴匈亦縱萬騎會日而具入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匈奴兵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

得不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青之入塞乃斬首虜萬九千級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等而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北平二千之餘里直右方兵所斬捕功多於青既皆還上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葷者熏葷允熏粥也）約輕齎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單于臣也）以誅白車耆（王號也）轉擊左大將軍雙獲旗鼓歷度難侯（山名）濟弓盧（水名）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匈奴王號）將軍相国當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西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訊獲醜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驃騎將

軍

武紀元狩四年夏（武帝即位之二十四年）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余級封狼居胥山廼还

注師古曰登山祭天築土為封刻石記事以彰漢功

匈奴傳驃騎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七萬餘人左王將遁走驃騎封于狼居西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廷漢度河自朔方以至西令居通渠置田官兩將所殺虜八九萬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

叙傳驃騎冠軍猋勇紛紜長驅六舉電擊雷震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

揚榷書孝武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典師數十萬使衛霍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窴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朝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匈奴震怖益求和親伏心於十狼望之北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

揚榷賦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票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蠭軼疾如奔星擊於震霆砰輷輼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臘王廷歐橐它燒熐蠡分梨單于磔裂屬国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植領扶服蛾伏

杜篤賦遂命票騎動任衛青勇惟鷹揚軍如
流星燒罽帳燔康居灰珎奇推鳴鏑釘鹿蠡
獲昆弥馭宛馬鞭駃騠拓地萬里威震八荒
播氏焚攦功莋轔濊貊南羈鉤町水劒強越
連緩耳銷雕題 云云 夏竦補封狼居胥山
銘征朔暮兮振元戎鑾點虜兮翦元兇車騎
旋兮氛祲空刻隆石兮山之峯永萬年兮漢
之崇

漢登單于臺

武紀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
其辜西蠻北夷頗沐韓睦朕將巡邊垂擇兵
震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
自雲陽北歷上郡河西五原出長城北登單

于臺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匈奴讋焉

匈奴傳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

輿地廣記雲中有單于臺

通典雲中郡雲中縣單于臺在縣西北百餘里

水經注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漢武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

見頌類

漢勒功燕然　　告類薦功

和紀永元元年夏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南單于出滿夷谷與北匈奴戰于稽落山大破之追至和渠（傳云私渠）北鞮海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北單于遣弟右溫禺鞮王奉奏貢獻閏七月丙子詔曰匈奴背叛為害久遠賴祖宗之靈師克有捷醜虜破碎遂掃厥庭役不再籍萬里清蕩有司其案舊典告類薦功以彰休烈（類祭天也）九月庚申以憲為大將軍二年九月北匈奴遣使稱臣

竇憲傳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

金印紫綬以執金吾　秉爲副發北軍五校
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
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
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名也）
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緣
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
稒王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
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
訾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
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海（匈奴中海名）
斬名王已下方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
槖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
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

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紀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亘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兵法陣圖）位以威神元甲耀日朱旗絳天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兔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與振大

漢之天声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錄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憲乃班師而還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論曰卒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追奔稽落之表飲馬比鞮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賛曰聽笳龍庭鏤石燕然

匈奴傳論破龍祠焚罽幕銘功封石倡呼而還

班固北征頌曰總三選簡虎校勒部隊明誓號援謀夫於末言察武毅於俎豆羌戎相率東胡爭騖不召而集未令而諭於是雷震九原電耀高闕金光鏡野武旗冐蜺衝雖鹿起

黃碃斷温禺分尸逐雹激私渠星流霧落名
王交贄稽顙請服封燕然以降高檀廣鞬以
弘曠
崔駰北征頌曰順天機兮把刑德戈所指兮
罔不魁
前匈奴傳貳師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其在中

漢班超紀功碑
唐姜確傳出伊州距柳谷百里其處有漢班
超紀功碑詳見兵捷類

漢江陵刻石紀功
馮緄傳延熹五年緄擊武陵蛮夷荊州平定
振旅還京師於江陵刻石紀功詳見前類

漢諸葛亮紀功碑銘 石刻

隋書史萬歲行為軍總管擊南寧夷至南中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 開皇十七年二月[illegible][illegible]萬歲平南寧羌勒石頌美隋德

唐南詔傳廣德初鳳迦異築拓東城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即仆蠻為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搘梧

魏元都山刻石紀功

毋丘儉傳青龍中明帝圖討遼東以儉有計策從幽州刺史明年討公孫淵定遼東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元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破走儉遂束馬

垂車登元都屠句驪所都斬首虜工數宮逃竄六年復征之宮奔買溝儉遣元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謹氏南界刻石紀功刊元都之山銘不耐之城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

高句麗傳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五年為倫所破（通鑑正始七年）

晉峴山紀續碑

杜預傳石刻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位峴山之上

隋林邑刻石紀功

劉方傳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逕馬援銅柱南行八

日至其国都梵志奔海獲其全人刻石紀功
而還

唐正觀紀功業碑銘

舊紀正觀三年十二月癸丑詔建義以來交兵之處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為之碑銘以紀功業

會要正觀二年十二月一日詔破劉武周於汾州立洪濟寺李百藥為銘破宋老生於呂州立普濟寺許敬宗為銘破薛舉於豳州立昭仁寺朱子奢為銘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褚遂良為銘破王世充於邙山立昭覺寺虞世南為銘破竇建德於汜水立等慈寺頗

名振克沙卑城庚午次遼澤丁丑軍于馬首山甲申克遼東城六月丁酉克白巖城己未大敗高麗於安市城東南山九月癸未班師十月丙午次營州丙辰皇太子迎謁於臨渝關戊午次漢武臺刻石紀功十一月癸酉大饗軍于幽州

舊紀正觀十九年五月丁丑車駕度遼帝度建九計從甲申上親率鐵騎與李勣圍遼東城拔之六月丁巳名所幸山為駐蹕山刻石紀功十月戊午次漢武臺刻石以紀功德二十年三月至自遼東獻俘受馘備法駕凱旋蠻夷君長夾道陳

高麗傳本扶餘別種也隨末其王建武嗣武

德初四年七月乙丑再遣使入朝高祖下書修好太宗已禽突厥頡利建武遣使者賀並上封域圖有蓋蘇文者殘凶不道殺建武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為王正官十六年十一月丁巳營州都督張儉奏帝聞建武為下所殺惻然帝不欲因喪伐罪乃拜藏為高麗王十七年六月戊辰會新羅遣使者上書九月庚辰言高麗百濟連兵將見討謹歸命天子於是遣司農丞相里元奬以璽書責高麗使止勿攻高麗遣詔不徙十八年二月乙巳朔元奬還帝欲自將討之詔耆老勞曰遼東故中国地而莫支离賊殺其王朕將自行經畧之於是北輸粟營州東儲粟古大人城帝幸洛陽十月甲寅幸十一月壬申乃以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以

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甲午)又發契丹奚
新羅百濟諸君長悉會(庚子先遣撝衛於安羅山)十九年
二月帝自洛陽次定州謂左右曰今天下大
定唯遼東未賓後嗣因士馬盛強謀臣導以
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
(三月丁丑幸定州壬辰發定州沛方欠手結雨衣詔鞍)四月(戊戌朔)李勣
濟遼水高麗皆嬰守帝大饗士帳幽州之南
(癸卯)詔長孫無忌誓師乃引東(丁未發幽州)而勣攻
蓋牟城(壬子)拔之(癸亥)得戶二萬糧十萬石以其
地為蓋州程名振攻沙卑城入夜其西城潰
(五月己巳)虜其口八千游兵鴨淥上勣遂圍遼東
城帝　遼澤(庚午)高麗發新城國內城郭四方
救遼東道宗率張君乂逆戰軍又卻道宗以

騎馳之虜矢碎肋奪其梁枚散率奪秉高以
望見高麗陣囂急擊之斬首千餘級詠君乂
以狗（乙亥）帝度遼水營馬首山（丁日）蘭（丑）石（甲切）（光丙）炫
城潰（甲申）獲勝兵四萬户粮五十萬石以其地
為遼州進攻白崖（乙未）虜直孫伐音以城降朕
（丁酉）獲男女凡萬矢二千以其地為巖州次安
市（丙辰）於是安麗北部傉薩高延壽南部傉薩
高惠真引兵及靺鞨衆十五萬來援（丁巳）帝曰
彼若勒兵連安市而壁據高山取城中粟食
之縱靺鞨畧吾牛馬攻之不可下此上策也
拔城夜去此中策也與吾爭鋒則擒以有大
對盧（官名）為延壽計曰吾聞中國乱豪桀並奮
秦王神武敵無堅戰無前遂定天下南面而

帝北狄西戎罔不臣今掃地而来謀臣重將皆在其鋒不可當今莫若屯兵曠日陰遣兵絶其粮道不旬日粮尽欲戰不得歸則無路乃可取也延壽不從引軍距安市四十里而屯帝曰虜墮吾策中矣左命衛大將軍阿使那社尔以突厥千騎當 虜以靺鞨銳兵居前社尔兵挫而北延壽曰唐易與耳進一舍倚麓而陣帝詔延壽曰我以爾有強臣賊殺其主来問罪交戰非我意延壽謂然按甲俟帝夜召諸將使李勣率步騎萬五千陣西嶺當賊長孫無忌牛進達精兵萬人出虜背狹谷以騎四千偃旗趋虜北山上令諸軍曰聞鼓聲而縱張幄朝堂曰明日日中納降虜於

此是夜流星墜延壽營旦日戊午虜梘即軍少
即戰帝望無忌軍壓上命鼓角作兵幟四合
虜煌惑將分兵御之衆已驚動以步朔繫敗
之無忌乘其後帝自山馳下虜大乱斬首二
萬級延壽收餘衆負山自固無忌勒合圍之
徹川梁断歸路帝按轡觀虜營壘曰高麗傾
国來一壓而破天贊也下馬再拜況于天延
壽等度勢窮夲衆降杞入轅門膝而前拜手
請命帝曰後敢與天子戰乎惶汗不敢對帝
料首長三千五百 官之許內從餘衆三萬
縱還之誅靺鞨三千餘人獲馬牛十萬明光
鎧万領高麗震駭後黄銀二城自拔去數百
里無舍烟乃驛詔太子并賜諸臣書曰朕

将若此云何因號所幸山為駐蹕山圖破陣今將作破陣圖造勒石紀功又攻安市城不克有詔班師拔遼蓋二州之人以歸

會要上征遼東進次安市城名其山為駐蹕山遂還命中書侍郎許敬宗為文刻石紀功敬宗曰一云敬播山名駐蹕蓋天意也乘輿不復東矣敬宗傳駐蹕山破賊命草詔馬前

列傳楊弘礼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

刘弘塞戰駐蹕山有功

李勣從戰駐蹕山功叐

唐灵州勒石

通監正観二十年八月己巳奴灵州庚午回

紇等十一姓各遣吏入貢壬申上幸漢故井泉宮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朕含頡利殲延陁鉄勒百餘萬户内屬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礼告廟上至灵州勅諸勒部俟斤遣使至者数千人咸云請上号可汗甲辰上爲詩曰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灵州從之又見貢禄

會要天宝九載三月二十五日灵州都督張齊丘請於新築安北大都護府建紀聖德碑畢公許之

唐龜兹刻石紀功

阿史那社尔傳會龜兹王刻石紀功而還見矢捷類

唐平蠻頌碑

九域志桂州有唐李靖嶺南道安撫大使平蠻頌碑

唐汜水刻石立頌

寰錄高宗顯慶二年二月幸鄭州壬子次汜水(河南府汜水鄭制邑虎牢漢成皋)以先帝於汜水擒竇建德因平王充於是刻石為頌以紀功烈帝自為頌文

元宗開元二十三年二月巳亥以奚契丹既平宰官耀卿九齡等奏賀曰初奉聖謀高深未測及聞凱捷鼠伏不差卧鼓臧烽臧自此始請宣付史館仍許將吏等刊石立頌以紀功德天寶十載十二月庚申敕安国寺以所

撰先皇聖德頌刻石

李絳傳安國佛祠立石紀聖德欲使絳爲之頌絳上言秦刻嶧山不足爲法帝悟

唐西域紀聖德碑文 見都督類

會要龍朔元年六月十七日 癸卜 吐火羅道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并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貳十六仍於吐火羅国立碑以紀聖德從之置月氏都督府 先是顯慶二年十一月蘇定方破賀魯西域悉平置濛池崑陵二都護府

金石録有顯慶四年八月高宗撰紀功碑飛白題額

唐封禪碑勅名

突厥傳高宗封禪都督葛邏禄咒利等三十餘人皆從至泰山下詔勒名於封禪碑云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警

忠義傳安金藏元宗屬其事於史官擢右驍騎將軍爵代国公詔鐫其名於泰華山二立碑以為榮（開元二十年三月上思金藏忠烈封代国公仍於東西嶽以碑立功其名石刻其功）

唐姚嶲道立石著名

循吏傳裴懷古儀鳳中遷監察御史姚嶲道蛮反命懷古馳驛往懷輯之申誅賞歸之者日千計俄縛首悪遂定南方蛮夏立石著功

唐碑葉城刻石紀功

裴行儉傳見矢捷類

紀調露元年六月辛亥吏部侍郎裴行儉伐
西突厥九月壬午執其可汗都支

唐紀功大度山

吐蕃傳武后永昌元年（五月丙辰）詔文昌右
相為侍價為安息道大總管明年（天授二年五月）復
詔文昌右相岑長倩為武威道行軍大總管
以討吐蕃兵半道罷又明年（長壽元年夏五月）大酋
領曷蘇率貴川部與党項種三十萬降武后
以右玉鈐衛將軍張元遇為安撫使率兵二
萬迎之次大度水（六月）吐蕃會曷蘇去而它
酋昝插又率羌蠻八千自來元遇即其部置
葉州昝插為刺史刻石大度山以紀功是歲
又詔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為武威道行軍

揔管率西州都督唐休璟左武衛大將軍阿
史那忠節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
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之
武后紀長壽元年十月丙戌武威道行軍揔
管王孝傑敗吐蕃克四鎮

唐鐵柱勳功
見標界類
吐蕃傳唐九證建鐵柱於漾池以勒功（舊史云神竜三年）

唐太元刻石紀功
舊紀開元十一年幸并州以爲太原府上親
製起義堂頌及書刻石紀功於太原府之南
街

紀開元十一年正月乙巳如并州辛卯次并州改為北都

唐紀聖德神功碑　唐紀聖德碑元安北都獲九域志河陽三城節度古跡有唐紀聖德神功碑天寶中建

庚鳳翔出師紀功

文粹揚炎作頌曰序維唐七葉姦臣盜二京皇帝肅宗龍鳴河北覩矢雍上於是巢山鶩海之群狼纛鳥章之君不期而趨于闕下者四十有三萬大陣於東郊皇帝建白麾以誓于軍天威動六合矢氣連太白乾坤為之抉軋河嶽為震之蕩狐鳴鑿齒之徒不崇朝而声反於謳歌故鄠杜之師以彤勝灞上之兇以

威逐桃林之陣以奇破河洛之孽以氣摧帝
乃開天牢迴豹尾陵顥氣鎮欃槍雲髦玉輅
山動地踊降自西雍幸于京師以成功告宗
廟以雷雨洗川澤清蹕而奉聖皇稱觴以朝
前殿華戎踊躍喜氣磅礴於是相與鑿石於
誓師之場頌曰日為車兮雷為鼓臨鯨鯢兮
掃烟雨

紀至德二載二月戊子次于鳳翔（至德元年改扶風為鳳翔郡）八月癸巳大閱九月癸卯復京師甲辰
捷書至鳳翔十月壬戌復京師癸亥上發鳳
翔丁卯上入西京居大明宮

唐河西聖德頌

文粹楊炎河西平胡聖德頌至德二載春正

月武威郡胡泊九蕃夷落通鑑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伺師旅之間據金城害州伯二月己丑詔太僕崔称揔中權又命内常侍劉日新護羌戎之長林妹娼合會于東郊庚午引熊虎之師杖龍艳之劒矛戟四起烟塵大色風雲入陣草木為兵須曰詔虎臣兮殪天狐載火旗兮耀昆吾霽塵壘兮祓戎都

唐東渭橋紀功碑

李晟傳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労之有詔賜第永崇里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一列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詔将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于碑數皇太子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又令太子録

副以賜詳見前
晟表謝云昭宣造化之情黼黻羲文之制上
援彥範次述子儀
唐興元紀功述
李紓傳奉詔為興元紀功述及郊廟樂章紓德宗時為兵部侍郎
聖功錄見前
唐常皐破吐蕃紀功碑
見兵捷類
金石錄碑德宗撰太子誦書正元二十一年
十二月
德宗又為段太尉紀功碑
唐鹿頭山紀功

高崇文傳鹿頭山南距城都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列闕城之旁連八屯以距東兵崇文始破賊二萬於城下明日戰萬勝堆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跌光彥軍鹿頭西斷賊糧道賊大震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良輔奉鹿頭城二萬衆降遂趨成都餘兵面縛送款闕走追會之崇文刻石紀功于鹿頭山記元和元年九月辛亥克成都碑云十月遷撿校司空領全蜀

會要元和元年九月平西蜀詔刻石紀功于鹿頭山下崇文碑云命侍從之臣紀功篆不建碑于鹿頭之下蓋今相同裴公之祠舊紀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頭山志漢州德陽有鹿頭關杜甫鹿頭山詩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

唐劒門銘

柳宗元作

皇帝元年八月帥衰衆纂闕刋滔天阻兵惟梁

守臣嚴公礪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

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左師出劒門諭引切

脇蟻潰鼠駭鼖鼓一振元戎啓行取其渠魁

以爲大戮銘曰井絡坤垠時惟外區界山爲

門環于蜀都攻出九地上披重雲攀天蹈空

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群頑銘功鑿乱永

代視觀

唐平淮西紀功　平淮碑

見兵捷類

藩鎮傳帝美裴度功詔韓愈爲平淮西碑李

朔妻訴愈文不實帝命斲其文更命斲文昌

為之奇壇命信天旗指麾

文粹韓雲卿平淮碑上元辛丑歲叛臣刘展竊地弄兵命田神功統盧龍勁卒渡淮浮江梟魁逆銘石江滸曰昔在上元中夏猶虞姦宄猶據鯨毒楚吳咸底信都奮髯提戈援桴軍門氣凌山河地祇号風江天鼓波上隕旄頭下除巴蛇

肅宗紀上元元年十一月甲午揚州長史刘展反陷潤州丙申陷昇州二年正月乙卯展伏誅

唐淄青紀績碑

舊史元和十四年二月田弘正獻李師道首命左右軍如受馘儀先獻太廟郊社憲宗御

與安門受之百寮臣賀詔分其十二州為三
節度俾馬摠等分鎮命宰臣崔群撰碑紀其
續
憲宗知人善任削平亂迹兩河復為王土
唐盧龍紀聖功　幽州紀功銘
張仲武傳武宗將節度幽州盧龍烏介託天
德塞上仲武請擊之拜副大使會回鶻特勤
那頡啜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陽仲武使弟
仲至與列將游奉寔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
牛橐駝旗纛遣使獻狀進檢校書工繪昌二五月
始回鶻常有酋長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詗
刺中国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
諜者八百餘人殺之回紇欲入五原乃先以

宜門將軍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得其謀因逗遛不遣使失師回紇人馬其多病死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烏介可汗失勢往依康居回紇遂衰名王貴族相繼降碑云前後受三万人仲武請立石以紀聖功詔德裕為銘揭碑盧龍以告後世

回鶻傳帝詔德裕紀功銘石于幽州以夸後世

張守珪傳徙幽州長史河北節度斬契丹酋屈剌及突于次紫蒙川縈軍實傳其首東都開元二十三年入見會籍田畢即酺燕為守珪引之帝賦詩寵之拜輔国大將軍賜金綵官二子詔立碑紀功

郭知運傳詔張說紀其功碑曰開元二年吐
蕃入隴右掠垌牧公矢以奇勝寇不復蹤積
甲山齊而有餘收馬谷量而未尽潛軍一舉
大俘九曲鏁甲
頒朝賜糟粕韜鈐芻狗風角平西征北震戎
疊旗

文宗時河東節度李載義立碑紀功李程為
之辭

宋景德禦寇圖
見兵捷類

元豐理戎碑
三年鄜延經畧司刻石紀邊計捕聖德鑴名

元豐理戎碑

熙寧十年三月甲寅臣惠卿帥鄜延四月乙酉賜對五路邊防自十年至元豐三年凡三期乃具凡城之援守者所一百有六十六矣之備戰者其將八十有四凡戰守之器械以物計之無慮一萬三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皇帝至神城務以幾授成於初迄守不移遂立武事以申天威

定功繼伐碑

崇寧三年先事於青唐三年夏城鄯善以為西寧俟冬誘為王子趙懷德降獻于闕下大觀二年援溪哥城以為積石軍收青蕨川以為洮州政和六年築震武軍德威城鎮安城七年築制戎城宣和元年李回未寇上用不

赦乾順欵塞請命有詔班師凡平青唐吐蕃
全国建州四軍一関一城六寨十堡十二砦
復夏国地數千里築軍一城七寨五堡壘二
十四繼邊盜哭武歲在壬寅今歲復壬寅適
百有二十年夷狄之數極矣
命王安中撰定功紀伐碑御筆賜名
平蠻碑
余靖於桂州北門之外就崖石磨刻出師平
賊受筹凱旋年月以宣示皇朝威令用肅遠
方
又撰京觀記刻石于邕州歸仁鋪蠻塚之側
殿中丞馮炳掌機宜撰平蠻記二卷

以猒其素望遏其非心如此則功臣保全而
國家安靖也
晉文公與荊人戰于城濮公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矣已又問雍季雍季對曰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漁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而後季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曰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百之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戰國韓照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賜左右而藏之照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顰一笑顰有為而顰笑有為而笑今袴豈特顰笑

哉

司馬法曰凡戰定爵位著功罪

又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丘濬云按賞貴乎速速則人心悅慕而興起況乎君功之賞尤不可遲遲則事已而人心怠矣蓋賞非徒以報其人已然之功實用之以起後人奮發之志後世遇有賞又移覈實動經歲月甚至有其人已死而後得賞者嗚呼其弊也久矣夫賞有兩端曰官財曰而已功之小者賞之以財功之大者賞之以官賞以財隨事已給可也賞以官官非人臣所得專者然古有　封拜之比遇有出師命將許以便宜行事者宜給以官券如古告身之

類中空其名遇有功者隨其大小塡注以擬之俾執以照蓋命之以而未予之以實也必必待奏　聞命下而後焉如此則立功之人旣有所懷感而未立功者亦知所興發矣

三畧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

丘濬云按將領士卒皆國家之臣子平日食君之食衣君之衣凡仰事俯育者皆之賜也一旦有事少效微勞而又欲希其賞賜可乎然雖此就臣子之義而言爾若夫人君之用人則不可無賞賚之仁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

丘濬云按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始於此嗚呼生天地間而靈於物者人也人與人同類相生以相愛相死以相衛人之理也天之道也世世降而偽滋人與人乃相戕相害均是人也而又殺人以為功是豈人道當然哉夫自五帝三王之時已有戰爭之事然其人化服即止不至殺戮之甚如後世也至秦用商鞅始上首級後世襲用之以為當然而不可易百世如一日也後世忍心貪功之人乃至誣平民截死屍以為功次皆秦作俑之遺禍也

臣貫謂天下之事惟武功一事最難得其盡善而無餘弊　蓋興師動衆人至多也臨陳對敵機無窮者不殺則不足以退敵而功

不成是武之成有在於殺人也是故論功者恒以殺敵之多少以為庸之差等古昔盛時固已献馘于學宮載之詩禮者可考也非但秦也蓋至秦乃益甚焉耳今若不用秦之法而於武功告成之日一例陞賞然而勇者怯者同賞孰肯效死而爭先若依舊以首級為功方其戰酣未勝之際其勢有進而無退既斬敵首何暇轉而持之非獨為人所有而敵亦或得以制其命矣二者皆非萬全無弊之法然則果何如而可臣竊以為自古國家所以賞功者爵與財而已矣爵以名而致貴財以利而致富是名與利富與貴乃人之所甚欲而甚慕者也以人所甚欲者以為賞功之

具盖以性命者人之所甚惜身體者人之所
甚愛人能舍其所甚愛惜之性命身體以為
我操兵戈以禦敵衛生靈以安社稷厥功莫
大焉於是乎即其所甚欲甚慕之貨財官
爵以報之焉報其以往之功所以作其將來
之志非但為其人蓋為乎國也然其所位之
功有大有小有多有寡有緩有急有易有難
不可以一例觀也不可以亦例觀亦不可以
一例報然而戰陳之時急迫之際紛亂之中
安能一一得其輕重多寡之實而權度之不
差哉將使人臨陳而監之歟則目力所及有
随而不能周者使人随衆而紀之歟則人心
所存不同而不能人皆公不然則將待其功

成而通第之數則是非真贋又將何所擿而
分辨臣竊以　古人有言惟公生明公則以
不為私明則人不能欺在已者旣不為私自
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而人不敢欺已矣國
家當有事命將之時必於廷臣中擇平日理
明而心公智周而性執者以為紀功之官使
其隨時制宜權其緩急難易以定其功次使
上下通知彼此保證一有疑似難明紛爭不
一者即與移文考覈結正必須詳實歸一然
後開具榜於通衢如科試揭曉然者有不公
者許其指名開告其作私及蒙弊之人有贓
者計贓論無贓論削取其功次如此雖未盡
善亦庶幾乎

漢高帝六年始剖符封諸功臣爲𨂍侯蕭何封酇侯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故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郡臣皆莫敢言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四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關内侯鄂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

從關中遣入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曹關
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
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數百
何鉠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
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
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劒履上殿入廟不趨上
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多得鄂君乃益
明於是因千秋所食邑封為安平侯
昭帝始元元年金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上
畧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
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
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
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

侯遂止
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
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傳首至
京懸于藁街旣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湯擅興
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
欲乘危徼倖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
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
辨其功於是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
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
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
復爭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於是杜
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
事不復錄

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事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

成帝時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錄杜鄴說上曰唐虞三代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之廢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而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非所以示後勸化也雖難盡繼宜從尤功上納其言封蕭何六世孫喜為酇侯

光武建武十三年吳漢平蜀還於是大饗將士
功臣增邑更封者凡三百六十五人定封鄧禹
為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
侯食六縣餘各有差沒已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
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
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 皇太
子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
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
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
全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
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
特進奉朝請帝 制御功臣而每能囘容宥其
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

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李靖對太宗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
莽勢不下於項羽寇鄧未越於蕭張猶能推
赤心用柔治保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
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張栻曰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
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
之不可不戢閉玉關以謝西域安定南北以
為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全其始終此言
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
建安十七年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
反扇動幽冀五官將曹丕遣將軍賈信討之應
時克滅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國淵上首級

皆如其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操大悅



賞功之格

晋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虚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不同為詐義得爾乎遣歸鄉里終身不得復用

武帝平吳王濬入建業受吳主降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己意甚愧忿將攻濬濬送吳主與渾由是事得解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渾子濟尚公主宗黨雖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

但以詔書責之濬上書曰臣前被詔書直造秣陵以十五日至三山渾在北岸遣書邀臣水軍風發無緣迴船及以日中秣陵慕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明日還圍石頭又索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亦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避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濬至京師有司奏濬 詔大不敬請付廷尉不許渾濬爭功不已命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訟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乃詔增渾邑八千户進爵為功濬為輔國大將軍封縣侯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悒博

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鎮國大將軍

北魏孝文時定州刺史陸叡等謀反有司奏新興公丕應從坐者文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民初丕及叡與僕射李沖領軍於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孝文賜沖烈詔曰叡之反逆既異於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聽自死免其孥戮丕連坐應死特恕為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故此別示相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

司馬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於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不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

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不可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刑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武抑之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賁作亂殺張彝父子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强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識者知魏之將亂矣高歡至洛陽嘆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

唐太宗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守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功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施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太宗時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

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
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
下之心朕與卿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
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
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
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
政之體乎
肅宗至德元載帝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
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
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
皆設虛名其實食封者給繒布而已由是賞功
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
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為子孫之

遠圖饗伎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及矣為今之計莫若踈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玄宗開元四年宋璟為紫微侍郎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尅郝靈荃得其首自謂百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受郎將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者上欲與散試官陸贄上言曰爵位者天下之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謹惜理不可輕越端雖微流弊必大所獻

瓜果量以錢帛為賜饋獻酬官恐非令典又曰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識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

贄又言于德宗曰賞以懲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于行則濟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㽞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賜功臣之目名顧符實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持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

匪所任臣忝縉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自較量猶知不可而况於介胄之士乎八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狥其苟得之情汎誅詳司以分其私暱之謗於怨不在天覺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恍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為爭端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誚僨有節效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

贊又言曰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輗軏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

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忘寵崇而忠實
擯抑夫如是聰明可衒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
其獘一也自頃權移之下務相遵養苟度歲時
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
慮有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
不賞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
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
期者自以為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
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為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己
而不求於人反懼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體
衆例獲優崇此義事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
也

贄又曰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

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得此所謂施實利而遇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擊大抵上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負外試士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者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

唐自天寶末安祿山反是時　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

者諸軍但以職事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復
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
一通僅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
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穆宗長慶二年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
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詔神策六
軍及南牙常參武官負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
加獎擢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
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　守舊額不得輒
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　賂藩鎮牒補列將而
薦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五代唐莊宗許伶人欲以為刺史郭崇韜諫曰
陛下所以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　今大

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踰年伶人屢以為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之矣使吾慚見之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遂以為刺史時親軍有從百戰未得刺使者莫不憤嘆

宋真宗時龐籍言綱紀者其要在賞罰恩賞貴乎審當法令貴乎齊一伏見近年恩及僥倖而典憲稍縱夫賞所以勸功也無功之人坐獲殊寵後有臨敵效命立勳行陳者將何賞以賽其望乎願陛下惜爵祿無及僥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以恪之臣此最切務也

歐陽收言于仁宗曰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

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憚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比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遛者皆當斬罪或罰貶而尋還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

高宗時鄧肅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

而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並寘之法有

高宗時給事中全安節駁皇城司濫賞曰凡外之將帥效命邊廷亦必有功而後加爵豈可以僥倖一時微勞而反過於親臨行臣出入萬死一生者乎今劉允升幹辦皇城任蒲比之入軍功者勞逸異矣遽以一官轉承宣使其以皇城任蒲遂轉將節度使乎竊恐行之則將士解體望愛惜名器以待勳勞從之

高祖論諸軍使臣猥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

不及不惟無以勸有功兼一蠹國朕賞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當先自上趙鼒曰聖慮高遠豈諸將所及

丘濬云按我

國之初臣功封公者六人封侯者十有五人其後列侯又有進封爲公者今其子孫存者蓋寡其在前廟以罪廢者固難後其爵位惟今從享

太廟及列祀功臣廟者宜如成帝訪求漢初功臣之後舉其尤功錄用後人俾不絕其祀亦所以示後勸功也

丘濬云按我

朝異姓無生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

男歲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盖自漢以後以古爵封功臣所僅見也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給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分為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者也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於鎮撫是也流官者因其材能擢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內則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則都指揮及試官是也贊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
祖宗盖得此意矣其報臣之功則賞延於世因人之能則用盡其才有唐人之實而無其虛焉嗚呼三代以来所未有也伏願
聖子神孫念

祖宗天下得之不易惜

祖宗之官爵俾

祖宗之功臣追崇其所以然以報其功振作其所未然以激其志非軍功不授以武職非異才不試以流官使天下之人得之為難則我

國家一旦有事人人欲得家之官爵以為子孫計則得之者盡職以保其家未得者竭力以求吾祿如此則維持之者既固奮起者又繼之則吾心之所向無不如意事之所舉無不成功

宗社之安如泰山四維之矣伏維

聖神留意毋輕以賞功之典以為施恩之具而輕以授之嬖倖技藝之流則天下國家不勝

大幸

立濟云按我

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雖與列衛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盖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冑而他途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冑而以變倖技藝進者矣

祖宗之祖意矣夫技藝之流舊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雜流俾專司其業豈不名称其實哉顧乃以賞功之官以為恩賜之具彼得之而入識之固不足以為榮彼何足惜遂使

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陳出萬死

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

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而其子豈亦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且不可況實無異能在其身且不可況又　及其子孫乎

丘濬曰按

祖宗立為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世其職而不遷不計滿限不用磨勘父死而子繼兄亡而弟及官職簡而階給明非若宋人選授遷轉無定職且無定員也今制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總旗一百戶十百戶一千戶千戶有正有副千戶以上有

指揮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於都指揮都督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有才能者為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

祖宗之制可謂盡善盡美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及以柰何積日久而今日多前之積者未銷後之來者日至遂至軍少而官多所任者一夫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祿欲國計不屈難矣

伏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二十九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同立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一何人之至也

太宗文皇帝於永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官有繫獄者請論功定罪諭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使其世世享爵祿之奉以術其家慶義之盡所以勵其節使其世世奉法度入、以保其世祿大哉

皇言萬世所當服膺者也然

祖宗不惟形之言者仁義兼至如此而又著之於法律以維持警飭之使吾仁義之澤百世如一日焉伏讀　律文有曰凡內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

次數重輕以懸黜陟又曰若軍官有犯私罪
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
罷職不叙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
遠近發各衛充軍嗚呼
太祖定律之意即
太宗書戒之言也誠能本
太祖定律之文用
太宗垂戒之意則武臣益所知懼無有不盡忠
守法者矣然人之性質不能皆同其間固不
能無不忠不謹者焉因其人之所犯而用
國法以遞降之銷之以漸日減月削去者去
而來者來今之來者即所以補乎昔之去者
焉則人與官互相稱矣尚何君少官多之患

哉臣之於此天有見焉孟子曰君子之澤五
世而漸註謂天子相繼為一世四世而斬
服之窮也六世則親屬竭矣天以大聖君子
功業光乎一世世得澤被乎天下其親世之後
回世祖徙子孫尚處其祓光彼一令民大東
特崛怒因人而成事隨衆以建功未必真有
水奇制勝之智寡猶將之勇定雖拓土之
功賜之以官爵食之以俸祿終其身已為多
矣況及其子若孫乎況無子及孫者又及其
旁支別派乎且
閑國大臣非同公者大封使者十有五其餘
封伯及繼封者又不下數十人今存者無幾
大功多封小功多存何大功之澤不究而小
功之澤反遠哉今人我官記公私罪什録久
啓將而用之恩勢撫聽其請勸宜爵吉由庸
貽貴將汰或永樂宣德年間以來官職從單
陞授絲田及作旧外衛所並任官俾籍其舊
任去處通行往同間其在各見在把為若于
孫籍戶口若于籍任遺下家系當于要見其
人充給効職衛者的以子孫其到門白許受
隨其以間從以對然然在然後將前項軍官
分為三等一曰奉天敕運二曰奉天征討其
他立功選定以陞人授其遷者具其次三等
皆運征討之功已給五世之後若不係從軍
入御測者業去職仕其子孫開籍府推世也
俊兄能至五世之後切除從卽的試手孫者

遇有公議逭免欲得掩覆不在赦原之數無記者照舊具奏不錄甚違誑詐及合奏立功者三世之後人有成功者不半者則半其土世三世之後例該革任者若其間有一世以其王事及再加功者之從次人追討其世襲死以上皆優免其子孫如此則禮與律常協人

知所勸免而官不至於冗濫矣臣愚見如此

非敢犯衆怒而輒興異議以取張仲瑀之禍

念此乃

國家大事不於無事之時而預有以為之調

停一旦馴致於無可柰何之地雖有智者不

能善其後矣伏望

明主閔其愚而察其心毋使若高歡者得以起

異議而生邪心